

有人說：他說：讀書人是最不好指使，最容易
起不來。最能把那些如牛似馬的農人呀，工人
呀，手藝人呀，這些來的可這告訴他，以這些事情的行
當然，這些讀書人，他們的所作所為，就這計的印因
一就因為要試秦始皇的好，一面也可以將書店行
者教子而自己能夠得到專賣的利益。獻計
者的周則，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他們教海春始
皇教子，十萬萬的讀書動物之外，還要生把凡
是這些動物所做所刻所寫的東西，燒了。
成了。因為這些東西不燒了，可就是依舊在。

代表作

達夫代表作

郁達夫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春野書店印行

1928

1928 3 15 初版

甲種 1—1000冊

乙種 1—1000冊

1928 10 15 再版

乙種 2001—3000冊



錢杏邨 孟 超 楊邨人合編

封面刊印達夫先生親筆

每冊大洋七角五分正

版權所有



自序

因爲馬勃牛溲，都收到了全集裏去的原因，弄得三百頁內外的書，積成了四五本了，這一回春野書店的同人，來和我商量，說要出一本選集，以便無錢買書的窮苦讀者，我因爲版權上沒有問題——因爲全集的版權，都還是我的私有——所以也就答應了。

出一本選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最怕的就是書店的廣告，如『以一手奠定中國文壇』、『中國有新文學以來的第一部書』、『天才作家』，等等文句，所以當出書之際，我要求

書店同人，廣告不要太做得過火。

至於我的幾年來努力創作的結果如何，自家對自家的作品所抱的幻滅之感如何等，已在全集各冊的序裏說過了，此地不再多談。最後我想約畧的對於近來人家和我論辯的兩個問題說一說。

第一，因為我爲一位作家做了一篇創作集的序文——這序文並沒有用——並且在雜評人家的創作集的評論文裏，用了『新進作家』的幾個字眼，外間大有人在那裏議論，彷彿是說我以『老作家』自居。殊不知我用這『新進』兩個字的時候，是以爲作品愈新愈好，作家也愈新愈有力量，並沒有輕視人家的心思。我就願意成一個永久的未成熟的作家，永久的新進者，可是自己的落伍的思想，落伍的頭腦已經不行了，就是坐了飛機追趕，也追不上時代潮流了，所以只好以新進讓人，以老朽自甘。在文藝的王國裏，本來是沒有輩次，沒有第一把第二把交椅之分的，誰有力量，誰有新味，誰有爲時

代先驅的思想，誰就是王者。若以年紀的大小，或以創作時代的先後來分作品的優劣，那就譬如說牛的智慧比猴子大，因為牛的身體大，這話是無論如何也不可通的。總之我覺得『新』是文藝上的一個重要成分，若沒有『新味』，那文藝的價值就等於零了，我們何必要文藝呢？所以我可以很堅決的在此地主張，『新』的思想，要『新』的作家纔能宣傳的，時代落伍的『老』者，只配在旁邊喝喝彩，助助興，決不是『新思想』的代表者，雖然這新老之分，並不是在年齡的大小，和創作時代的先後的。

第二，因為在『過去集』序上說及了『藝術品都是藝術家的自敘傳』一句話，致惹起了許多誤解，想在這裏辯一辯正。我在那裏所說的意思，是在說作家要重經驗。沒有經驗，而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除非是真有大天才的作家，纔能做得成功，像平庸的我輩，想在作品裏表現一點力量出來，總要不離開實地的經驗，不違背Realism的原則纔可以。這是我的真意。

，這我想也是誰也應該承認的一個原則。但因爲那篇自序的文章上太寫得過火了，大家都以爲我在主張所謂……Ich-Roman，……，除自敘的作品以外，無論如何的好作品，都是不足取的，這真真是笑話了。若照這樣的講下去，那麼男作家就不能寫女性的心理，女作家就不能寫男人的生活了，我雖則愚笨，那裏會發這樣的瘋狂之言？這一層應該在這裏聲明一下。

新時代開始了，中國的文學，也漸漸的到了一個轉變的時機了，我只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中國也有可以壓倒一切，破壞一切文學理論的大作家出現，來作我們的旗手。像我的這一本選集，原不過是選出來供人家作作笑弄的中心，爲這一位未來的巨人填一塊腳下的細石的，就譬如中世的王侯出來，前面總有一個Clown，在那裏作對比的引導一樣。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達夫序於上海。

目次

作者畫像	
自序	1—4
銀灰色的死	1—25
采石磯	1—32
還鄉記	1—39
還鄉後記	1—19
離散之前	1—17
春風沈醉的晚上	1—26
薄奠	1—21
小春天氣	1—15
烟影	1—17
過去	1—31
微雪的早晨	1—29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1—10
一個人在途上	1—12
後序	1—39

銀灰色的死

(上)

雪後的東京，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些年終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傷感的時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有一間樓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這一家人家，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生氣似的。樓上的門窗，還緊緊的閉在那裏。金黃的日球，離開了上野的叢林，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

太陽的光線，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黑漆漆的房內的光線裏，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窩看來，他定是一個清瘦的人。

他開了半隻眼睛，看看桌上的鐘，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仍舊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覺的睡了一忽，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他纔跳出被來。胡亂的穿好了衣服，跑下樓來，洗了手面，

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來的生活狀態，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從十月底到如今，兩個月的中間，他每晝夜是顛倒的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東京的酒館，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意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的耳朵裏，忽然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裏，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煙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裏行間，忽然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一雙迷人的眼睛，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齒，也看得出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微微的在那裏笑着。也有斜視他

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不知不覺的跟了那隻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了出來。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着的時候，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纔走出來，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不清了。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的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學的鐵闌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

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的樣子。背靠着鐵欄干，他儘在那裏看月亮。看了一會，他那一雙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裏，忽然滾下了兩顆淚來。去年夏天，他結婚時候的景象，同走馬燈一樣的，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我們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知道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點人家，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有一個多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因為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爬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在藤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

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我問你，唉，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色都沒有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流下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望望窗外看，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抬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薄薄的雲影，浮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麼星呀？』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學的鐵欄干，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他的眼睛裏，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他的眼睛來。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也映到他的眼睛裏來。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一雙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線，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他的眼睛裏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搖了一搖頭，便自言自語的說：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

個電報，總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總也是真的。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

一邊流淚，一邊他就站起來走，他的酒已經醒了，所以他覺得冷起來。到了這深更半夜，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家裏去。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他住的樓上，也沒有火鉢，也沒有生氣，只有幾本舊書，橫攤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車站去。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車室裏，有火爐生在那裏，他上火車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去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進了車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祇看見兩排電燈，在那裏黃黃的放光。賣票房裏，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在那裏打呵欠。進了二等待車室，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遠遠的